

古琴诸城派唯一传人刘赤城： 高山流水觅知音

相关链接

古琴： 最古老的弹拨乐器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的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四千余年，据《史记》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本世纪初为区别西方乐器才在“琴”的前面加了个“古”字，被称作“古琴”。

古琴传说

“琴者，情也；琴者，禁也。”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春秋时期，孔子酷爱弹琴，无论在杏坛讲学，或是受困于陈蔡，操琴弦歌之声不绝；战国时期的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美谈；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终以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唱；唐代文人刘禹锡则在他的名篇《陋室铭》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淡泊境界。

1977年8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2号太空船上，放置了一张可以循环播放的镀金唱片，从全球选出人类代表性艺术，其中收录了著名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演奏的长达七分钟的古琴曲《流水》用以代表中国音乐。这首曾经由春秋时代著名琴家伯牙的弹奏而与钟子期结为知音好友的古曲，如今又带着探寻地球以外天体“人类”的使命，到茫茫宇宙寻求新的“知音”。

古琴派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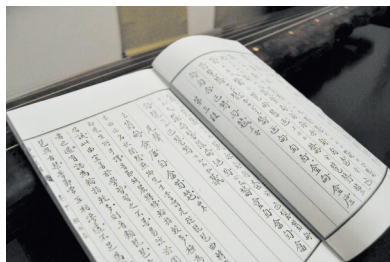
琴派是具有共同艺术风格的琴人所形成的流派。称“琴派”始自明末虞山派和清代的广陵派。各个琴派之间差别主要决定于地区、师承和传谱等条件。

同一地区的琴人，经常彼此交流，相互学习，同时又吸收当地民间音乐的影响，从而形成相近的演奏风格，使琴曲亦有特殊的地方色彩。后世的琴派多以地区划分、命名，虞山派以江苏常熟为中心，广陵派以江苏扬州为中心，都是著名的琴派。吴越地区先后还有：松江派、金陵派、吴派等；其他地区有：中州派、闽派、岭南派、川派、九嶷派、诸城派等。

古琴曲目

十大古琴名曲：《广陵散》、《高山流水》、《平沙落雁》、《酒狂》、《关山月》、《潇湘水云》、《阳关三叠》、《梅花三弄》、《胡笳十八拍》、《幽兰》。

张亚琴 整理



“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

古琴，一种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艺术。我们想起的是魏晋时期刑场上生命绝唱《广陵散》，想起了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如今，已经很少能听见其音。而在省歌舞剧院，就有一位老人一生都在弹奏古琴。他就是诸城琴派唯一传人，古琴一代宗师——刘赤城。朱玉婷 文 王恒图

古筝悦人，古琴悦己

在刘赤城老人的书房里，我们看到悬挂摆放了十几把古琴。在我们外行人眼里看起来，这些琴除了有些颜色不同，并没有什么区别。问起这些古琴的不同时，刘赤城老人说，“一琴一音。就像你和我说话的声音一定是不同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两把琴是完全一样的。”

面对古琴诸城派的唯一传人，我们自然是不能放过这难得的机会，要求刘赤城老人演奏一曲。只见刘老搬过一个香炉，告诉我们，摆上一个香炉，弹奏出来古琴之音也会不同。年届七十的刘老先生正坐而抚琴，沉雄清旷的琴声仿佛在讲述一个古老的传说，刘老演奏的正

是名曲《高山流水》。

现在不少人都把古筝和古琴混淆，刘老说，“古琴和古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乐器。古筝要容易学一些，能弹出好听的声音，而古琴在你没有掌握的时候，弹拨出的声音就很难听。所以，‘古筝悦人，古琴悦己’。”

5岁结缘古琴

说起和古琴结缘，刘赤城老人说，自己在五岁的时候就学习古琴了。刘赤城的古琴启蒙老师，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刘蒿樵。刘赤城祖籍江苏南通，出身于艺术世家，父亲

刘蒿樵是著名的国画家和古琴家。

当同龄的孩童在与伙伴玩耍时，刘赤城就开始苦练古琴。“古琴，难学易忘不好听。”因为，自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加上刘赤城与生俱来的天分，小小年纪

就能弹奏不少名曲。刘老至今还记得自己学会弹奏的第一首曲子是《关山月》。

年纪稍长些，刘赤城就师从徐立荪。古琴技艺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深山古寺苦练琴

师从名门，等到高中毕业之时，刘赤城的琴艺已经成熟。高中毕业刘赤城被分配到南通当地历史文物馆任职。该馆地处深山的一个寺院里，常年舒适幽静，是练琴的绝好去处。

几年的勤学苦练，让刘赤城的琴技更是炉火纯青。当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招收古琴专业时，刘赤城顺利考进音乐学院。刘赤城回忆道，上海音乐学院第一届古琴专业，包括他在内只有两个

学生。

几经蹉跎，他调入安徽省歌舞剧院专研古琴。作为古琴诸城派的唯一传人，刘赤城又开办了“梅庵琴社”，他希望古琴这个古老的乐器能够传承下去。

高山流水觅知音

古琴艺术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刘赤城本人也获得国务院颁发的证书，是我国古琴真正的“国宝”。如今已经年过七旬的刘赤城老人，仍手不离琴。每天打谱、抚琴、教授学生。刘老告诉我们，我们采访的第二天就有学生要过来学琴。“这些人

是一张白纸过来学琴的，有高校的研究生，有教师还有学生，最小的只有五岁。”

刘老作为诸城琴派唯一健在的继承人，他一生的传奇都和古琴联系在一起。就像“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俞伯牙和

钟子期一样，刘老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真正懂得这种乐器的精髓所在，让古琴这种古老而美妙的乐器，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